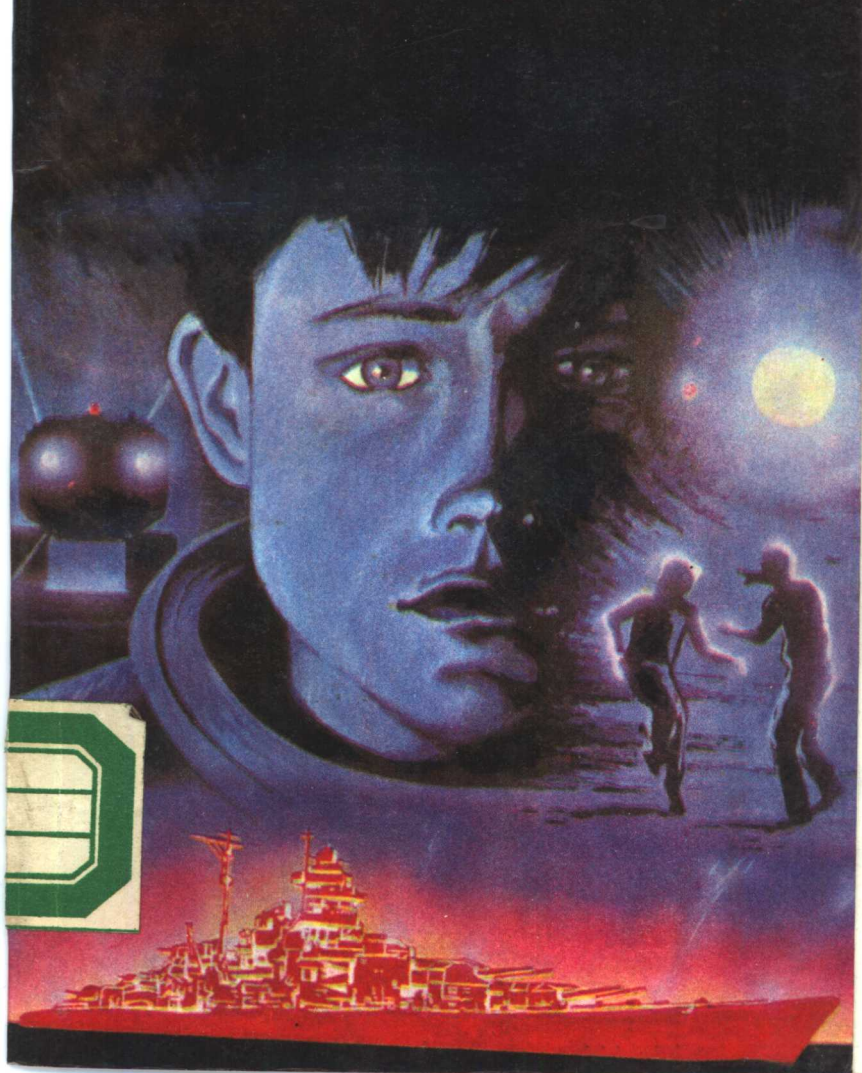


纪实文学

秦晓鹰 著

偷越国境的红卫兵



纪实文学

偷越国境的红卫兵

秦晓鹰 著

偷越国境的红卫兵

秦晓鹰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(北京安外六铺炕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枣强县华光胶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:6.375 字数:88000

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1,260 册

ISBN 7-5008-0278-1/1·74 定价:2.05 元

目 录

- 偷越国境的红卫兵…………… (1)
- 从此露“峥嵘”…………… (73)
- 慷慨悲歌之士…………… (102)
——记“文革”中第一位蒙难的部长张霖之
- 不许穿军装的将军…………… (144)

偷越国境的红卫兵

整整 12 个月，我都踏在被这家人的痛苦回忆所炙热的思路。我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座北京郊区不起眼的暗红色小楼，又踩着积雪、踩着泥泞，匆匆赶上最后一班地下火车。安静的车厢里，弥漫着一股从下夜班的女工身上飘出的香气。柔和的灯光照着她们困倦而轻松的脸。一对对晚归的情侣或倚或坐，紧紧依偎在一起絮絮私语。不知怎的，见到这种情景，我的心总会被一种无名的沉重挤压着，脑海里不禁要跳出这样的问题：“他不应该享受这些吗？他那会儿只有 20 岁呀！”

在小楼里，我见到了他的父亲和母亲：一位白发飘然、削瘦的将军和一位娴静、庄重、年轻时一定很漂亮的妇人。与他同辈的姐姐、弟弟都还很年轻。特别是那个穿军装的，英气勃

勃，青春不知为什么竟会在他身上酿出一股咄咄逼人的味道。于是，我就必须面对两代军人，与两代人的思维共振。当它们渐渐溶为一体，焦距开始对准一个人时，我便提起笔：因为此时我的记忆成了他们的记忆，而他们的记忆也就是我的记忆。

公元1984年10月1日的盛大阅兵式。多少少年没有听到轰炸机歼击机组成的蓝天奏鸣了？多少少年没有听到快艇潜艇驱逐舰掀起的海涛之声了？今天，共和国母亲惊讶地睁大眼睛，她难以想象，在劫波之后的8年中，她的儿女竟会这样神奇地重新聚集起强大的力量。通过电视同步卫星，世界几十亿人正怀着欣喜、疑惧、焦虑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切……

此刻，一支机械化装甲军旅正以猛虎啸月的威严、瀑布落地的声势通过天安门广场。象绿色的江流穿过花的原野，与万头攒动的人山人海，与彩旗、气球组成的巨大画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。四辆一个排面的坦克标得整整齐齐，每辆坦克的炮塔上，都站着一名铁马骑士。看着这动与静、力与美的结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装

甲兵副司令员赵杰在观礼台上，挺直腰，举起微微颤抖的手向自己统率的部队敬礼。

1948年，沈阳解放。赵杰与陶铸、聂鹤亭来到散失着破碎文件的“剿共总司令部”。那个起义的国民党将军推开窗户，指着一排排瘫靠在大街上的坦克：“这些都是给贵军的起义物资，请收下吧。”话虽然十分恭顺，却含着某种嘲弄和不信任。赵杰当时没有说话，心头不免漾起一片云翳。

江山初定，京华人满。本来有充分理由进北京的赵杰却留在外地，受命组建了我军第一个装甲坦克旅。装甲兵之于他，简直如亲生儿女。如今，我们的人民军队已进入盛年，而他的青丝皆为白发了。眼前这威武的一幕把他因“老之已至”引起的遗憾和惆怅，都击得烟消云散了。

“老伴，拿酒来！”赵杰一回到家，就兴冲冲朝厨房喊：“今天要喝个痛快！”

那边，随着煎、炒、烹、炸，锅、碗、瓢、盆的交响，传出王华咯咯的笑声算是回答。

这边，象从地下冒出来似的，几个虎慄慄的儿子和女婿齐刷刷出现在将军面前，“啪啪”敬

着军礼。一群孙子辈的小不点象出窝的小鸟扑到他腿上，叽叽喳喳叫着：“爷爷，爷爷！”融融的天伦之乐顷刻把这个军人家庭平日的严肃冲淡了许多。

餐桌上，鲜黄的桔汁汽水、金色的冒泡的啤酒，玫瑰色的葡萄酒，顺着仰起的脖颈流进去，又把一朵红云托在每个人的双颊脸庞。赵杰和子女们的话题真是海阔天空：从大学生偷偷亮出一幅“小平你好！”的横幅，到电视小品《卖羊肉串》的喻意；从令人兴奋的阅兵式，到这几天新揭发的、令人恼怒的大案要案。国运兴衰，牵动人心，何况这又是一个两代人都为之作了奉献的家庭呢？然而，如果你是细心的听众就会发现，无论是老将军，还是这些将门之后，都回避“战争”这个字眼儿，都回避“合家团圆”这句通常的祝辞。是有未归的骨肉客居他乡吗？为什么不斟满琼浆玉液为他祝福平安呢？因为，因为……他是沙场未归人。他——

是父母的大儿子，18年前就已出走的赵建军。

他——

是姐姐的大弟弟，

是弟妹们的大哥哥。

这天夜里，借着金秋的朗月，赵杰轻轻抚摸着老伴的手，帮她揩净眼角鱼尾纹上的泪水：“我身上有八处伤，都活着；咱那孩子只挨了一弹就……。”

已作了母亲的姐姐拿着本发黄的日记，喉头哽咽地对女儿低诉：“都怪我；当初真不该叫你大舅去。”

二弟铺开一个红布包，里面是一柄锋利的竹尖桩和几枚洁白的石头：“哥哥，这些东西我都珍藏着，赵家的后代都忘不了你。”

四弟躺在新婚的妻子身边（别小看这位外表娇弱的姑娘，她可是从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的硝烟中钻出来的），看着白纱窗帘上婆娑的树影，眼前好象出现了一排苍青的墓丘。18年来，大哥就一直躺在那里，任凭春水秋雨的浸泡，任凭树根草须从他和他的身边吸吮养份。也任凭白云浮过、星光闪烁。四弟希望自己能有一天，捧一把潮湿带露的泥土洒在大哥身上。

不眠的国庆之夜。

天，下起了秋雨，气温骤然降低。明天，雨

霁，又会有一轮太阳升起，温暖着大地上的万物生灵。

时光倒流 18 年，时间：11 月 4 日，地点：中越边境越方一侧。

四个中国红卫兵正在越南的亚热带雨林中疾步穿行。透过夕阳的余辉，看得见身边是一片植物的世界——那高的、矮的和不高不矮的密密麻麻的原始树林，绿光盈盈的肥大厚实的树叶，参差披拂的藤笋、巨大的板状根，和从这些树根下的枯枝败叶中生长出来的奇花异草。林中霉气熏天，虫蚁遍地，一尺来长的特大蜈蚣碰人就咬。更可怕的是从灌木丛中不时爬出的一条条花斑腹蛇。

敦实的孙智忠一开始走在最前面。他挥舞着两把匕首，真有点“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”的味道。不到一个时辰，这个业余足球运动员已是大汗淋漓，动作也明显慢下来。清瘦的翟绍东想帮小孙一把，刚要接过“砍刀”，赵建军随手将他推开，“看我的吧！”刀刃劈砍树木的闷钝声重又响起。“叽叽嘎嘎”，一只飞禽发出凄厉的惊叫，从他们头顶飞过。

“他妈的，我要是只鸟就好了。”孙智忠羡慕地寻找那个异类的方向。

“犯什么傻，”赵建军的同班学友、大个子武热河开腔了。刚才他一直在殿后，消除留下的踪迹。他在这四个人中年龄最大，颇有老大哥的气派，被公推“司令”。只可惜性格急躁，于是沉稳的赵建军自然成了这支小分队的“参谋长”了。

“弟兄们，歇会儿，今天不走了。”武热河喊着：“天快黑了，砍出块空地安营扎寨吧。”

森林渐渐暗了，依稀难辨的绿色平添了几分神秘气氛。四个人真想七仰八叉、舒舒服服睡上一觉。虽说是年轻人，毕竟是马不停蹄地跑了几十公里，累得够呛。可谁也不敢就地而卧，万一让蜈蚣、毒蛇咬伤，只怕是九死一生。没有办法，只能席地而坐，背靠背打盹。

他们究竟是谁？从何而来？为何而去？如果说红卫兵，那么，这股“红色小旋风”怎么会刮到国境外的莽林里？趁他们昏昏欲睡的时刻，让我们追述这一行人传奇行踪的原委吧。

1966年9月，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

一次全市红卫兵大会。就在这个会上，北京市第一〇〇中学（实际上是所飞行员预备学校）的高三学生赵建军、武热河与北京第五十六中学的高二学生孙智忠、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瞿绍东相识了。接着，他们又把各自在“串连”“造反”中结交的朋友王莒生、李小倩等六人一介绍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年轻人相处的方式、热门的话题。要在今天，这十个少男少女邂逅相逢，难免要上迪斯科舞厅或骑自行车旅游、或高谈改革、褒贬中外领导人，也许还难免结成比翼鸟，唱出浪漫曲。但60年代中期的他们，聚在一起后，脑子里挤得满满的都是革命、造反、串连、红色司令部的新精神以及某时在某地发生了武斗等等。除此之外，似乎再没有更多的思维空间了。是具有无限扩张力的精神的需要？还是充沛的体力渴求渲泄？还是这些初时被江青抬为“小太阳”，后又被她斥为“小贵族”的孩子们，对父母被冲击的现实造成了某种潜意识中的厌烦？反正，他们感到在北京生活的天地太小了。就在此时“及时雨”来了：会场上一位两鬓银霜的老元帅气宇轩昂地说：“红卫兵小将们，我以一个老战士的资格向你们保证，

老一代用 28 年的时间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，今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，我们还要用一个 28 年解放全人类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！”

欢呼声、狂吼声象一阵阵排天的巨浪席卷了整个政协礼堂，也猛然撞击着这几名少年的心扉。散会了，赵建军、武热河、孙智忠、王莒生、李小倩结伴而归。清爽的夜风中，华灯初放，各种车辆飞驰而过，长安街顿时成了流金溢彩的星河。每个人的心房都被京华之夜的美鼓涨，熏醉了。老师的启迪，对于这群无时不在寻找生活轨迹、寻找发光发热契机的青年，是多么大的诱惑呵！

“林副主席不是讲过吗？要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。”不知是谁提到了这句“名言。”

“所以依我看，”武热河什么时候都是音量最大的：“搞世界革命就是两条。一条反帝，一条反修。咱们要么北上，那里有苏修；要么南下，打美国鬼子。”

“太棒了！咱们就冲着苏修去吧，他们的军队不是还在红场上打咱们的留学生吗？这口恶

气也该出出了。”李小倩仰起天真、俊秀的脸转向王莒生：“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这位 20 年后的女医生，当年可一点没有“白衣女神”的恬静和腼腆：“不过，这事儿还得让赵建军筹划筹划。”虽是初次见面，王莒生已经从赵建军的举止、谈吐中看出，他比别人更有主意。建军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几天以后，他们来到了通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必经的海拉尔车站。

这天夜里，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交组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。值班员抓起听筒，刚听了一句就吃惊地睁大眼睛：“请再说一遍，唔、唔，我马上报告。”他在电话记录上注上“特急”，匆匆向走廊尽头那扇金丝楠木的大门走去。原来，是一辆国际列车在海拉尔被几十名革命小将卧轨拦截。接着，他们又一拥而上进了车厢，向苏联、东欧国家的乘客散发小红书和其它文革小报。电话中说，为首的是个姓赵的高中学生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当然是列车在晚点 5 个小时后继续运行。我们的 10 名小斗士被迫“打道回府”。半个月后，周恩来总理破例接见了他们，还与这些娃娃合影留念。至今这张照片还

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。总理没有责怪他们，我想即便是今天，凡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多说什么，因为过份的责怪无异于责怪我们自己。

苏修无法亲手埋葬，小伙子姑娘们便筹划南下去杀美国鬼子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年来，那里的游击战越打越猛，规模越打越大。中国的报纸、广播，几乎每天都在显著位置报道游击队的战绩。英雄阮文追的形象、《南方来信》激起的沸腾、电影《胜利在望》带来的欢欣，给这场战争涂上了传奇般的色彩。不由得心里不发痒。“对，到丛林里去打游击，一显身手吧！”

这 10 名中国年轻人并不知道，也就是这一年，在万里之遥的加勒比海岛国古巴，也有一小队年轻人，在“大胡子”切·格瓦拉的率领下，制定了一次“阔叶林计划”。按照这项计划，格瓦拉放弃了他的古巴革命第二把手的赫赫权势，置荣华富贵于脑后，带上“勇敢的骑士”，从古巴岛出发，跨越国境，前往玻利维亚，去进行一场“大陆革命”。然后

最后再推进到东南亚。他们采取的是秘密的丛林战。行前，神秘的切·格瓦拉把他写的一本书，书名《游击战》，托人转交给毛泽东，他在扉页上用西班牙文亲笔写道：“送给尊敬的毛同志。切。”

一边是面对胡志明小道的神奇、陌生的征途，一边是隐藏过玛雅文化的南美阔叶林，两者有什么联系吗？没有。但却引起了同样的狂热与激情，导致出同样的跨国界行动。也许，是因为同处的动荡年代才会有这样巧合，才会同时东半球和西半球产生如此相似的“英雄”变奏曲。

于是，10个中国红卫兵开始了紧张而简单的启程准备。每个人买了一块指北针，天天晚上学着在夜间根据星座辨别方位。又请人教了几句必要的越南语，把什么“同志”、“缴枪不杀”背得滚瓜烂熟。当时已近深秋，大家顾不上天凉水冷，一星期几次跑到颐和园、八一湖练习负重泅渡。10月25日，王莒生、李小倩采购了**西藏和云南的**，武热河、孙智忠带上了三柄雪亮的匕首。赵建军准备好几把锋利的竹尖桩，这是他在去井冈山串连时，一位老赤卫队员当

场给他削砍的。

10月29日，大伙儿相约在北京站登车出发。在这之前，留出半天时间与父母家人告别。

赵建军脑袋沉甸甸地朝西郊走。这几天他太累了，多少事要他这个19岁的“参谋长”张罗呵！为了能走成功，他一直瞒着父母，现在要不要如实说呢？他素来认为，作为家中长子，有义务帮助爸爸妈妈照顾弟弟妹妹。但在这种关键时刻，哪容得这般儿女情长，英雄志短。况且父亲正在住院，刚动完手术。赵建军边走边想，已来到翠微路（多么优雅的名字！）。忽然他在拐弯的一堵灰砖墙前站住了。“赵杰在坦克一分校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该万死！”“赵杰必须彻底坦白交待！”……两幅一人多高的大标语使建军的心猛地揪紧了。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更不能把行动计划告诉爸爸，”建军下了决心，步子也变得快了。

三〇一医院的将军病房里，刚刚能起身的赵杰穿着蓝白条睡衣坐在床沿。老伴王华在沙发上信手翻着刚弄来的几份造反派的小报。

“老赵，你们坦校的那些大字报最近好象有